

东方神话

• 王燕编 •

东方文化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化丛书



东方神话

· 王 燕 编 ·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化丛书

东方神话

王燕 编 责任编辑 方亚平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61000 印数 1—4000

ISBN7-80623-083-1/I·59

定价 20.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东方神话概说

我国的古代典籍中，原本并无“神话”这一词汇，对于林林总总的搜神述异、稽古志怪等等迥然相异于正典经史的怪诞文化现象，则往往以“虚妄之言”、“荒唐之说”或者“诡异之辞”称之。是日本学者最先以“神话”这两个汉字，同语源自希腊文的 Myth 一词对译。本世纪初叶，西风东渐之中，王国维、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章太炎等留日学者，相继把“神话”概念引入了我国的文学和史学领域。

希腊文中，Mythos 的原义是表示“口述的任何事情”，泛指一切传说故事。后来，此一概念的语义涵盖范畴逐渐变化，一般用以指代上古初民凭借想像力不自觉地运用超自然的方法，对自然、人事以及其他与人相关的现象所作的非理性理解与原始述说。简言之，神话是关于神和受神力支配的事件与状态的故事。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① 在上古初民的意念中，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人类社会，都有许多既神奇而又无法测度的现象，如天地形成、日月运行、人类起源、万物生灭、季候变化以及洪水风暴、猛兽凶禽等，无不充满神秘的力量。对于自己无法理解和无力支配的现象，初民们便通过各种各样的

^① 《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奇思遐想,虚构出五彩缤纷的神话世界借以寄寓原始信仰。

若要从人类文化的诸多层面和构成要素中标举出较为重要、复杂而又影响深远的义项来,神话将是无法回避的。作为一种“具体叙述超越一般人类世界的,以及对于这个世界具有首要意义的事件和状态”^①的文化现象和群体意识形态,神话是展示人类童年阶段精神深层的特殊认知方式,也是社会文明演进的重要标识。神话所记述的人同神、现实世界同超现实神秘境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但在上古初民的精神活动中,而且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意义常新的话题。

神话的实质是相信在现实世界和物质生活之外还存在着超自然的精神本体和神秘力量,这类精神本体和神秘力量被上古初民在自己的意念中用对象化的方式加以幻化昭显,便产生出无所不能、至尊至上的主宰性神明和万神殿中善恶有别、性格各异的神灵魔怪。神灵们安排宇宙秩序,创造世间万物,支配和变乱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初民敬畏膜拜这些建构鸿宇、造化众生的神灵,以此作为精神支撑去解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生物的现象,回答有关信仰仪规、崇拜风习及物事的源起与归宿等问题,希冀赖其契约心灵,求取对短暂人生的恒久寄托。

神话与人类的文明开化相伴生。早在数千年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些文明区域就孕化了人类最早的神话。随着社会的嬗衍,神话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由部族神话、民族神话到国家神话及跨国别跨民族的宗教神话的发展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着强劲的意识形态影响。

东方神话,系指亚洲(Asia,亚细亚洲)和非洲(Africa,阿非利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神话和神话学”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加洲)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古代神话。

亚洲和非洲大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成分丰富,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如果追溯人类文明的渊源,东方世界向来是最重要的滥觞。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尚处于鸿蒙未启之时,亚非地区的一系列大河流域便率先突破黑暗蒙昧,相继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古埃及文明产生在北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文明产生在南亚的恒河、印度河流域;苏美尔、阿卡德以及巴比伦文明产生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希伯来文明产生在地中海沿岸的约旦河地区;华夏文明则产生在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举凡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古代文明中心,大多数都孕化、衍生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初起阶段,东方地区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东方神话的较早产生和高度繁荣即为此提供了明证。

在文字尚未被创造出来之前,东方各国的神话故事均无法获得书写符号作为记录和传播的手段,只能以口耳授受的方式得到保存传承。至于经由一个或众多文人对神话进行加工整理,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

通过对东方各国神话作参照性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不同体系的神话尽管保有各自的民族特点,但在意指方面却又存在着整合的文化趋向和共有的基本类型。初民之认识世界,首先是从自身的周边环境开始审视思考的,外部世界的客观条件,构成了他们赖以存活的生态环境。所以,初民必然对外部环境中的各种现象和形态尤其关心。为满足被客观物象激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初民们遂创造了以解释和推导自然现象为主旨的神话故事;同时,初民并不以消极地顺从自然为满足,他们进而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和支配自然,便产生了反映人类征服自然或者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神话;由于逐渐认识到人的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是极重要的,人自身以及群体的力量对于协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可以是非常能动的,于是又出现了反映人之社会关系的神话;另外,各国的统治者家族都从神话中谋求维护其地位的依据,以神话的描述与他们的统治权威互相联系,将他们的家世或族系渊源混同于神、天、日、月,这般并非原生状态的派生性故事构成了许多东方民族的立国神话;随着社会历史的赓续演进,人们对哲学问题的兴趣日见增长,神话的寓意性解释作用愈益受到重视,不但那般造福于民的文化英雄,整合精神的先知圣哲,甚至某些祭祀仪规也都被赋以神的品格受到顶礼膜拜,与宗教的生成相同步,大量宗教神话故事衍化传播开来。总之,东方各民族的人们在其想像力连续发展的不同阶段里,分别从宇宙论、本体论和信仰论层面出发,创造了题旨趋向不尽相同的各类神话,现择举其要作以介绍:

起源神话

起源神话也称创生神话或者推原神话。日本学者大林太良对它的界定是:“根据远古时代发生的一次性事件,说明和证明特定的自然现象与文化现象的传说故事。”^①作为寄寓早期人类感知世界并力求介入自然秩序的群体意识的媒介和载体,几乎所有民族的神话都是以进述宇宙、人类和文化的起源为主要内容的。诸如天地何以开辟,自然秩序由谁建构,芸芸众生和世间万物是从哪里来的这类本源性的奥秘,从来都是上古初民极其勤于思考的。概而言之,东方各国的起源神话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神意创造、神力开辟和巨人化生。

在希伯来神话中,是耶和華神以“想”和“说”的方式在6天的时间里开天辟地、创世造人并安排社会和自然秩序。这种神意创造的说法直接影响和派生出了中近东以及西方一些神话中的创世观念。

日本古代关于世界本源的神话故事中,有“神圣”在一团混沌

^① 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的宇宙之间以自身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剖天地,分阴阳,形成了后来的宇宙结构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梵天(Brahmanda)创世也颇为接近此说。

巨人化生型神话可举印度的原人普鲁沙(即梵天)神话为例。据说创世之初,众天神以普鲁沙献祭,从其身体的不同部位分别产生了天地日月以及不同的人类群体和社会阶层。日本的伊邪那岐、伊邪那美故事,巴比伦的玛尔杜克诛杀提阿玛特故事也都是典型的化生类神话。

试比较以上三类起源神话,可以发现两点相同之处,一是宇宙原来皆是混沌无序的,二是天地的开辟和万物的起源均系主宰神的创造活动所致。从这两点中我们起码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混沌状态即是初民精神世界黑暗蒙昧的外化,由于缺乏自觉的知性认识,便以非理性的方式将其原始观念朦朦胧胧地投射在创世推原上;鉴于上古初民对自身的心智和力量缺乏足够的信心,对强大的外部世界既无法认识亦不能支配,便幻想有无所不能的超人神力去完成人所不能完成的创世伟业;按照自己形象造人的神,其实正是初民意识中人的原型。总之,各种类型的起源神话,无不潜涵着强烈的人类主体精神。

自然神话

原始民族信仰万物有灵,一切自然物事皆为他们崇拜的对象。在他们的意念中,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季候方位到山川林木、鸟兽虫鱼,一并具有神性神格(或由神灵司掌),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都是神在运作。基于上述认识,便产生出许多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故事。其中,太阳、洪水和季节变迁是最常见的情节母题。

古代东方民族中,埃及人、日本人都指认自己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的立国神话和皇族崇拜都发端于对日神的信仰;在印度、波斯以及其他国家也都有许多生动的日月神话。

洪水灾难及其救渡更是一个全球性的神话母题。无论是苏美

尔、巴比伦以至希伯来人的方舟故事，还是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流传的各种洪水灭世和救渡传说，都可视为上古初民把水患具象化并希冀将其克制的自由联想之折射，其间无不外化着初民意念上对自然暴力的深沉恐惧，同时也回荡着现实生活中确曾发生过的洪水灾难那骇颤人类心灵的永久涛声。

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将人的因素融于自然法则之中，是这类神话的显著特点。希伯来洪水神话中，尽管灭世和救渡悉由神意支配，但其间的暴风骤雨在实质上毕竟是自然之物，而方舟也是义人诺亚(Noah)穷尽身心之力修造而成，字里行间仍不难窥见人与自然的矛盾抗争，亦能看到对人类智慧、人生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在许多东方国家，都流传着各种形式的以人战胜自然暴力为主题的神话故事。这说明上古时代东方各国的初民并没有全然被动地屈从于自然逆境，而是力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以求得到更好的生存条件。

初民对自然的理解一般不出于两种思维模式：从季节轮换，昼夜更替以及动物植物生长的周期性变化等现象中归纳出永恒循环、定期复归的自然观；从江河奔涌、物事更移以及生命过程尤其是人类自体的生老病死等现象中概括出单向延伸、持续运动的自然观。印度、伊朗等国神话均认为世界并非初创，早已经历无数终结而后重建的循环过程。而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神话观念则呈现为一种线性嬗进态势，对转生、来世并无笃定的追求，其自然秩序表现为无始无终地趋向于永恒。以上两种对自然的认识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其终极结果却是在初民意识中造成了共同的困惑：面对永恒的自然，人生太过短暂。各国初民对自然的恐惧和对神明的敬畏也根源于此。

社会神话

人的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之生存和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要想更好地面对外部世界，

初民们便不得不去调整人的社会关系,这样,各国都出现了以反映人际关系为主题的社会神话。希伯来神话中诺亚以方舟救渡之后,其后裔建造巴别塔的努力,终因语言被神变乱而归于夭折,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关系的松弛和交际方面的阻断会极大地妨碍人类的进步这一道理。巴比伦人信奉的主神埃阿(Ea),原来仅只是巴比伦城的守护神,由于居住在巴比伦城的部族在建立巴比伦王国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于是在对旧有的苏美尔神话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中,埃阿的地位便上升了,成了全民族的主神。

在东方神话中,人的社会关系大多表现为争夺权力的冲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般度、俱卢两大王族,究其源出本是血亲,但受利益驱动,双方同室相残,一再爆发消灭异己,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战争。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被其弟塞特谋杀肢解继而由其子贺鲁斯为父复仇并夺回权柄的故事,不但讲述的是神界(也是人世)的改朝换代,同时也显示了发生在古代社会里的农耕和狩猎两种文明方式之间的生死斗争。就其本质而言,这类神话故事在反映东方世界早期社会关系这方面是全然一致的。家庭、氏族及至部落之间,围绕着财产占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而发生激烈冲突是种极有普遍性的现象。作为初民早期意识和原始思维的社会神话,实际上是历史的回音和现实的折射,其生活基础乃是上古时期的客观社会生活。

综览东方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彼此碰撞、交叉、渗透,众多民族的神话相互影响,共同繁荣,为人类的文明开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世界神话的宝库提供了大量瑰宝。按照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轮廓和嬗演进程,亚非地区各主要国家和民族的神话概貌如下:

美索布达米亚

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证明,人类文明的起点是在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片被希腊文称为“美索布达米亚”

(Mesopotamia, 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苏美尔人早在 6000 多年前就发明了人类最早的书写符号楔形文字。用楔形文字记录在泥土版块上的苏美尔神话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见诸文字的神话故事。通过对泥版文献的破译解读,可以看出苏美尔神话带有人与自然尚未完全分离的原始属性。在苏美尔初民的观念中,众多的神分别出自被神圣化了的天空、大地、动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物象,有的神获得了人之形象,更多的神则兼具人和动(植)物两方面性状,表现出鲜明的泛神泛灵特征。

苏美尔万神殿中的主要神祇有天神安(An)、风神恩利尔(Enlil)、水神恩基(Enki)、大母神宁图(Nintu)。安是天界诸神的主宰。他由来由颇古,但随时日推移而逐渐丧失了主导性。继之而起的是风神恩利尔取代了安的主神位格,不但成为“众神之父”,而且也是“地下的王”。恩利尔的武器是威力无比的风暴,不免使人联想到自然界的毁灭性狂飙。人们对他的威力既畏惧又崇拜,将其推为苏美尔的保护神。恩基主管江河湖沼,以其超凡的智慧倍受尊崇,是人类的恩神和所有城邦的庇护者。他教会了人类农耕技术和驯养动物的方法,因此也是早期文化的创造者。宁图女神司掌着人世的繁衍生殖,是苏美尔人生殖崇拜的表征,也是人类文化中最早出现的生育之母形象。宁图上承史前人类的生殖崇拜观念,下启阿卡德、巴比伦的生育女神伊什塔尔(Ishtar),作为爱与美主题永恒化身,其影响一直向着后世延伸。

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内容的厚重,苏美尔神话在东方及至于全世界的神话总体架构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开创性地位。苏美尔神话所内在的创世、洪水、人类起源、文化肇始、灭怪除害、冥界末世等原型母题,无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苏美尔神话的许多题材和素材,流贯于两河流域的文明进程并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渗透,为我们了解中东的古代文化提供了形象的参照。

阿卡德神话直接受到苏美尔神话的传承,其特点是无论内容

抑或形式都是因袭多于创新,只有在把本民族原始信仰中的某些神祇纳入苏美尔的固有神统时,才多少显示出一点个性。如月神辛(Sin)、日神沙玛什(Shamash)、生殖女神阿什塔尔(Ashtar)等都是阿卡德人的原始信仰对象,后来相继被整合到苏美尔的神谱中去了。

巴比伦神话是在全面继承苏美尔、阿卡德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继往开来,在神话的主题和题材等层面均有积极的开掘和拓宽。巴比伦神话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是用楔形文字镌刻在泥版上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苏美尔和阿卡德时期。在巴比伦人为后世留下的文化遗产中,神话是最重要的门类。巴比伦人征服两河流域后,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以本民族的闪米特语取代了原来的苏美尔语,但在精神信仰方面却依旧沿用了苏美尔人的传统,苏美尔、阿卡德人崇拜的主要神祇基本上得到了保留,安、恩利尔等神仍然受到敬拜,但他们的主神地位逐渐被巴比伦人自己的玛尔杜克(Marduk)神取代了。根据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努玛·埃立什》(Enuma Elish)史诗记载,宇宙最初混沌无序,只有七首妖蛇提阿玛特(Tiamat)盘踞在混沌之中。提阿玛特生下了众神。新生一代的诸神为了整顿宇宙秩序,反过来剥夺了提阿玛特的权力。提阿玛特暴怒之下率领混沌世界的妖魔与众神争战。诸神不敌,只好求助于更年轻的玛尔杜克神为他们解危救难。玛尔杜克在参战之前提出了先决条件:得胜后要成为神界的主宰。众神会议接受了他的要求,玛尔杜克便以非凡的神力杀死了提阿玛特。他又将提阿玛特的尸体撕为两半,一半造天,一半造地,接下来又创造了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万物,还指导众神造出了人类。从此,玛尔杜克在众神拥戴下掌握了神界的最高权力。《埃努玛·埃立什》作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创世神话,不但为许多民族后续的同类题材的神话提供了范型和摹本,而且形象地说明巴比伦初民观念中的神明世界同人世间的政治历史进程基本上相互对应——随

着现实生活里中央集权政体的形成,神话里也结束了众神各司其职状态而趋向于权力集中——从玛尔杜克地位上升,其他神祇变作从属这种关系演变中,足以看出巴比伦人的神话意识已从多种崇拜向着单一主神信仰发展过渡。

《伊什塔尔下降冥府》(*The Descent of Ishtar into the Nether World*)脱胎于苏美尔人的神话故事“印娜娜(Innana)的地狱之行”,巴比伦人把它改造成了一则铺陈神界生死恋情的美丽故事。伊什塔尔是巴比伦神话中的生命之母,她司掌着农耕,同时又兼有爱神和战神的职分。在不同体系的神话中,伊什塔尔的形象和行为并不统一,有的故事认为她是施恩于人类、忠实于爱情的善神,也有的故事把她描绘为用情不专的荡妇或凶残专横的恶神。《伊什塔尔下降冥府》之说显然属于前者。这则神话讲述的是植物和农业之神坦姆兹(Tammuz)身陷冥界,他的妻子、掌管爱情与生命之神伊什塔尔前去解救。女神不畏险阻,连闯七道关口来到冥界,结果也被冥王扣押囚禁。由于伊什塔尔女神离开了阳界,世上一切生物都停止了繁衍生长,万木枯萎,百花凋零,动物不再交配,人类也停止了生育,大地上弥漫着愁惨和死亡的气息,自然秩序一派混乱。天上众神害怕人类灭亡使他们得不到祭献,便出面干预此事,终将伊什塔尔和坦姆兹两神救了出来。于是,万物复苏,大地上重又出现勃勃生机和繁荣景象。神话中突出表现的死而复生主题以及遍及于西亚地区的农神崇拜(即坦姆兹崇拜)仪式,为腓尼基、埃及以及希腊民族中后起的阿多尼斯(Adonis)纪念活动奠定了基础。

《阿达帕》(Adapa)是另外一则流传较广的巴比伦神话,讲的是智慧神埃阿(Ea)之子阿达帕的故事。父神造他时赋以其超凡的智慧,但却忘了给他永生。阿达帕作为厄里杜城的祭司王,其职责要他在神庙的祭坛上供奉鲜鱼。一次,在钓鱼时遭到南风袭击,他使用箭射伤了南风的翅膀,使之不能像平常那样吹拂大地。天神

安努(Ana)为此召见阿达帕加以质问。父神埃阿预先告示儿子,一定要拒绝安努给的面包和死亡之水,但当给的是外衣和圣油时,则可以接受。阿达帕到天庭后按照父神的吩咐行事。安努问其为何这般选择。阿达帕据实相告。天神宣布他终将失去健康乃至生命。回到地上以后,阿达帕从此染上了疾病并同不幸的命运如影随形。这是一则典型的人祖神话,与希伯来神话中人祖亚当被逐出伊甸乐园,从此开始苦难人生和艰苦劳作的故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

史诗《吉尔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的内容是对始祖英雄吉尔伽美什的生平业绩所作的神话性叙述。这部史诗共有3000多行,约于公元前两千纪左右被人用楔形文字刻写在12块泥版上。后来,曾湮灭于地下达数千年之久,直到上个世纪后期才在一次考古发掘中重现于世。关于吉尔伽美什的传说始见于苏美尔神话,是巴比伦人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系列关于同一主人公的故事串连起来,改造成为情节基本完整、线索相对集中的英雄神话。

乌鲁克城的国王吉尔伽美什“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他对人民施行残暴统治,还行使初夜权肆意占有城邦内的妇女,结果闹得天怒人怨。众百姓诅咒他,并祈告天神对他进行惩罚。天神便造出一个巨人恩启都(Enkidu),来到下界与吉尔伽美什抗衡。两位巨人在战斗中未能分出胜负,反倒苦打成交,化敌为友。此后,他们联手灭妖诛怪,为民除害。他们合力杀死巨妖洪巴巴(Hombaba)和为害人间的天牛,却因拒绝女神伊什塔尔的求爱及诛杀了天牛而遭到天神的报复,致使恩启都患病死去。吉尔伽美什于悲痛之余开始思索生命的奥秘,遂长途跋涉,到已经成神的先祖处寻觅永生。结果,他侥幸得到的不死之草被蛇偷食,只好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回到乌鲁克城。最后,史诗以吉尔伽美什同身在冥界的恩启都的亡灵对话作结。恩启都的话语中充满了哀伤情绪和

对阴惨冥界的描写。这部内涵丰富、文化容量巨大的神话作品,不但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了两种文明形式的冲突与融合。对人之生命奥秘和宇宙运动规律的关系也进行了一定的探求。史诗赋人以神的特征,赋神以人的情感,叙事自由舒展,情节浪漫夸张,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审视,巴比伦英雄史诗的影响遍及欧亚大陆,辗转影响到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印度人的神话传说及造型艺术,尤其是希伯来民族的伊甸园故事与诺亚方舟传说,也都能从《吉尔伽美什》中找到原型。

埃及

埃及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古代文明的地方之一,古埃及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远在公元前4千纪末叶,尼罗河流域就产生了以莎草纸为材料的文字书写手段。所以,埃及神话被书面记录下来的历史与两河流域以楔形文字刻写神话故事的历史同样久远。古埃及神话先以口头形式在各部落间流传,到文字发明后才逐渐被记载下来并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古埃及神话主要包括开天辟地、神的产生与谱系、人类的起源与毁灭以及关于自然之神奥西里斯(Osiris)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保留在金字塔铭文(Pyramid Text)、生命书(Book of Life)和亡灵书(Book of the Deaol)中。

古埃及民族信奉多神,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创世神传说。后来,赫利奥波利斯地方的太阳神拉位格上升,成为神界和人世的创造者和天地鸿宇的主宰神。个中原因是初民们觉得在宇宙万物中太阳的力量和作用最为显著,它既是光明之源,又是一切生命之源,所以埃及人尊崇敬拜太阳,奉日神作为主神和国神。法老们更是自命为太阳之子,认定拉神就是王权守护神。还有的法老把自己直接与拉神相等同,公然宣扬自己是拉神的人间化身,藉此以巩固其政治地位,神化其统治权威。

关于拉神的神话,大多与古埃及人对宇宙创造和人类起源的

原始认识有关。相传,混沌初开,只有汪洋,是拉神从莲花蕾中升起,显形为一轮太阳,宇宙间从此有了光明。地神塞勃(Seb)、天神努特(Nut)和天界众神以及人类均从拉神所出。创世之后,拉神遂成为诸神和众生的主宰。后来,因人类罪孽深重,拉神召集众神商讨惩罚人类。于是,派“拉神之眼”哈托尔(Hatohr)女神下界毁灭人类,一场灭种灾祸降临到世人头上。哈托尔开始其消灭人类的行动之后,拉神又恐人类就此灭绝,想要制止女神的虐杀。但哈托尔却不受他的控制。拉神便在哈托尔必经的路上造出美酒之湖,使女神喝得酩酊大醉。醒来后忘却了对人类的毁灭。这样,人类才劫后余生,得以幸存。人类的罪恶激起主神的愤怒,结果导致人类的部分毁灭,这一神话主题后来被美索布达米亚和希伯来神话所移植。关于拉神的神话反映了古埃及人对一系列创生问题的原始理解和求知欲望,尤其突出了他们对自然力的畏惧以及对太阳的重视——太阳带来的温暖可以使植物生长、动物繁殖,给人类的生产和生存带来极大好处。

太阳神话在长期的口传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异,例如拉神只代表太阳的本体,而太阳以圆面形体显现时则叫做阿托(Atou),当其闪射出光芒时则叫做寿(Shou)。另如,拉神是在水神努(Nu)的体内孕育成形,以蛋形的花苞形态升出水面;他的眼睛睁开,大地立刻光明,一旦眼睛闭上,黑暗便笼罩大地;他能随意给人类降灾,也能随时给人带来福祉。凡此种种,都表现了口传故事内容增删的随意性。

埃及神话中,除上述以太阳神为主的宇宙秩序的代表以外,还有一类是关于自然力化身的奥西里斯与其妻子伊希斯(Isis)的故事。奥西里斯最初是水和植物之神,也是尼罗河、土地和丰收之神,后来又成了农业文明的创造和传播者。传说他是天神和地神之子,又是古埃及的第四代神王。他奉神之命在人间进行公正的统治,教导人们耕种,深受人民拥戴。其弟塞特(Set)对他十分嫉

妒，遂设计将他骗入一个金柜，抛进尼罗河中害死，篡夺了王位。伊希斯四处寻找丈夫尸体，终于在地中海沿岸找到并掩埋了起来。哪知塞特竟又毁墓掘尸，将遗体肢解成14块，分别抛散在不同地方。伊希斯于是再度寻找丈夫的弃尸并在此时生下了儿子贺鲁斯(Horus)。贺鲁斯长大后为报父仇和塞特长期争斗。最后，众神裁决塞特有罪，贺鲁斯夺回了对国家的统治权。奥西里斯曾经一度复活，后来则成为冥界之王，是活人和死者共同的崇拜对象。

奥西里斯神的死亡和再生，使之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体现了古埃及人意念中对生物界生命循环、自然界秋枯春荣以及尼罗河水涨水落现象的非理性解释。他们相信奥西里斯身上的神圣力量，可以保证人在死后得以再生，进而认为只要对奥西里斯笃诚赞颂，便能使亡灵像奥西里斯的生命那样永无穷尽，像奥西里斯使“世界重又回春”那样，从死亡中得到再生，继而进入永恒。

《两兄弟》是一篇有关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神话故事。弟弟瓦塔拒绝了嫂子的求欢而遭诬告，因此而被哥哥昂普逐出家门。弄清事情的真相之后，昂普杀了妻子。后来神赐一女人与瓦塔为妻，但被法老抢走当了王后，其妻便背叛瓦塔并屡屡谋害瓦塔。于是，瓦塔数度用变形术复仇，终于惩处了妻子并取得了王位。这则神话具有强烈的伦理说教色彩，在反映埃及初民崇尚诚实、勤劳等美德和否定欺诈、贪欲等败行的同时，也宣扬了女人是罪恶之源这样的错误观念。

埃及的神话，具有众神合一和一神多形的特点。各城邦、各地区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祇，但是，随着人们的流动，到他乡谋生的人除了原有的信仰，还需要祭拜所到之处的神，出了国境的人，又开始信奉其他国家的神。就这样，对各方神祇兼容并蓄，旧神被保留下来，新神又不断出现，结果是神的数量越来越多，神与神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强，神的特性和作用也不断变动更移。例如，拉神原来是赫利奥波利斯一带太阳崇拜的具象，后来同其他地方的神